



中国传统文化精华

ZHONGGUOCHUANTONGWENHUAJINGHUA

◆ [精美图文版]



o u j i

闲情

x i a n q i n g

【清】李渔 著

偶寄



胜我者，我师之，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；
美我者，我友之，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。

含蓄蕴藉 情趣盎然

丰富人生的经典

不可多得的首选珍品图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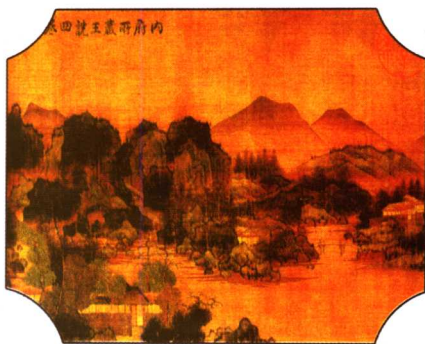
绳墨不改，斧斤自若，而工师之奇巧出焉。



哈尔滨出版社



闲情偶寄



ZHONG GUO CHUAN TONG WEN HUA JING HUA

中国传统文化精华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闲情偶寄 / (清) 李渔著 ; 钟雷主编. — 哈尔滨 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4.8

(中国传统文化精华)

ISBN 7-80699-295-2

I. 闲... II. ①李...②钟... III. 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清代 IV. 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2032 号

主 编: 钟雷
副主编: 韩雪

责任编辑: 李毅男
封面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



闲情偶寄

哈尔滨出版社
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邮政编码: 150006 电话: 0451-86225161
E-mail: hrbchs@yeah.net
网址: www.hrbchs.com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 字数 130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9-295-2/I·100

定价: 8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86225162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

目
录

词曲部

结构第一

小 序	(1)
戒讽刺	(11)
立主脑	(18)
密针线	(21)
减头绪	(26)
脱窠臼	(28)
戒荒唐	(30)
审虚实	(35)

词采第二

小 序	(38)
-----------	--------

闲
情
偶
寄



贵显浅	(40)
重机趣	(46)
戒浮泛	(49)
忌填塞	(53)

音律第三

小 序	(56)
恪守词韵	(72)
凜遵曲谱	(75)
鱼模当分	(79)
廉监宜避	(81)
拗句难好	(83)
合韵易重	(89)
慎用上声	(92)
少填入韵	(94)
别解务头	(96)

闲情偶寄

宾白第四

小 序	(99)
声务铿锵	(101)
语求肖似	(105)
词别繁减	(107)
字分南北	(113)
文贵洁净	(115)
意取尖新	(117)
少用方言	(119)
时防漏孔	(123)

科诨第五

小 序	(124)
戒淫褻	(125)
忌俗恶	(127)
重关系	(129)

貴自然 (130)

格局第六

小 序 (133)

家 門 (134)

冲 場 (138)

出脚色 (140)

小收煞 (141)

大收煞 (142)

演習部

選劇第一

小 序 (145)

別古今 (147)

劑冷熱 (150)

變調第二

小 序 (152)

缩长为短 (153)

变旧成新 (157)

授曲第三

小 序 (165)

解明曲意 (168)

调熟字音 (170)

字忌模糊 (174)

曲严分合 (176)

锣鼓忌杂 (178)

吹合宜低 (179)

教白第四

小 序 (184)

高低抑扬 (186)

缓急顿挫 (192)

脱套第五

小 序 (194)

衣冠惡習	(195)
聲音惡習	(199)
語言惡習	(201)
科誨惡習	(205)
歌 舞	(206)

閑
情
偶
寄

词曲部

结构第一·小序

【原文】

填词一道，文人之末技也，然能抑而为此，犹觉愈于驰马试剑、纵酒呼卢。

孔子有言：“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已。”博弈虽戏具，犹贤于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；填词虽小道，不又贤于博弈乎？吾谓技无大小，贵在能精；才乏纤洪，利于善用；能精善用，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。否则才夸八斗，胸号五车，为文仅称点鬼之谈，著书惟供覆瓿之用，虽多亦奚以为？

填词一道，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，即前代帝王，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，遂能不泯其国事者。请历言之：高则诚、王实甫诸人，元之名士也，舍填词一无表见；使两人不撰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，则沿至今日，谁复知其姓字？是则诚、实甫之传，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传之也。

汤若士，明之才人也，诗文尺牍，尽有可观，而其脍炙人口者，不在尺牍诗文，而在《还魂》一剧；使若士不草《还魂》，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，况后代乎？是若士之传，《还魂》传之也。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。

闲情偶寄

历朝文字之盛，其名各有所归，“汉史唐诗，宋文元曲”，此世人口头语也。《汉书》、《史记》，千古不磨，尚矣！唐则诗人济济，宋有文士踴踴，宜其鼎足文坛，为三代后之三代也。

元有天下，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，即语言文字之末、图书翰墨之微，亦少概见。使非崇尚词曲，得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诸书传于后代，则当日之元亦与五代、金、辽同其泯灭，焉能附三朝骥尾，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？此帝王国事以填词而得名者也。

由是观之，填词非末技，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。近日雅慕此道，刻欲追踪元人、配飨若士者尽多，而究竟作者寥寥，未闻绝唱。其故维何？止因词曲一道，但有前书堪读，并无成法可宗。暗室无灯，有眼皆同瞽目。无怪乎觅途不得，问津无人，半途而废者居多，差毫厘而谬千里者亦复不少也。

尝怪天地之间，有一种文字，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，不异耳提面命。独于填词制曲之事，非但略而未详，亦且置之不道。揣摩其故，殆有三焉：

一则为此理甚难，非可言传，止堪意会。想入云霄之际，作者神魂飞越，如在梦中，不至终篇，不能返魂收魄。谈真则易，说梦为难。非不欲传，不能传也。若是，则诚异诚难，诚为不可道矣。吾谓此等至理，皆言最上一乘。非填词之学，节节皆如是也。岂可为精者难言，而粗者亦置弗道乎？

一则为填词之理，变幻不常，言当如是，又有不当如是者。如

填生、旦之词，贵于庄雅；制净、丑之曲，务带诙谐。此理之常也。乃忽遇风流放佚之生、旦，反觉庄雅为非；作迂腐不情之净、丑，转以诙谐为忌。诸如此类者，悉难胶柱。恐以一定之陈言，误泥古拘方之作者。是以宁为阙疑，不生蛇足。若是，则此种变幻之理，不独词曲为然，帖括诗文，皆若是也。岂有执死法为文，而能见赏于人、相传于后者乎？

一则为从来名士，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，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。盖千百人一见者也。凡有能此者，悉皆剖腹藏珠务求自秘，谓此法无人授我，我岂独肯传人？使家家制曲，户户填词，则无论《白雪》盈车，《阳春》遍世，淘金选玉者，未必不使后来居上，而觉糠粃在前。且使周郎渐出，顾曲者多攻出瑕疵，令前人无可藏拙。是自为后羿，而教出无数逢蒙，环执干戈而害我也。不如仍仿前人，缄口不提之为是。

吾揣摩不传之故，虽三者并列，窃恐此意居多。

以我论之，文章者，天下之公器，非我之所能私；是非者，千古之定评，岂人之所能倒？不若出我所有，公之于人，收天下后世之名贤，悉为同调。胜我者，我师之，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；类我者，我友之，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。持此于心，遂不觉以生平底里和盘托出；并前人已传之书，亦为取长弃短，别出瑕瑜，使人知所从违，而不为诵读所误。知我罪我，怜我杀我，悉听世人，不复能顾其后矣。但恐我所言者，自以为是而未必果是；人所趋者，我以为非而未必尽非。但矢一字之公，可谢千秋之罚。噫！元人可作，当必贯予。

填词首重音律，而予独先结构者，以音律有书可考，其理彰明较著。自《中原音韵》一出，则阴阳平仄，画有疆区。如舟行水中，车推岸上，稍知率由者，虽欲故犯而不能矣。《啸余》、《九宫》二谱一出，则葫芦有样，粉本昭然。

前人呼制曲为填词。填者，布也。犹棋枰之中，画有定格。见一格，布一子，只有黑白之分，从无出入之弊。彼用韵而我叶之，彼不用韵而我纵横流荡之。至于引商刻羽、戛玉敲金，虽曰神而明之，匪可言喻，亦由勉强而臻自然。盖遵守成法之化境也。

至于“结构”二字，则在引商刻羽之先、拈韵抽毫之始，如造物之赋形，当其精血初凝、胞胎未就，先为制定全形，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。倘先无成局，而由顶及踵，逐段滋生，则人之一身，当有无数断续之痕，而血气为之中阻矣。

工师之建宅亦然，基址初平，间架未立，先筹何处建厅，何方开户，栋需何木，梁用何材。必俟成局了然，始可挥斤运斧。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，则便于前者，不便于后，势必改而就之，未成先毁。犹之筑舍道旁，兼数宅之匠资，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。故作传奇者，不宜卒急拈毫，袖手于前，始能疾书于后。

有奇事，方有奇文，未有命题不佳，而能出其锦心、扬为绣口者也。尝读时髦所撰，惜其惨淡经营，用心良苦，而不得被管弦、副优孟者，非审音协律之难，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。

词采似属可缓，而亦置音律之前者，以有才、技之分也。文词稍胜者，即号才人；音律极精者，终为艺士。师旷止能审乐，不能

作乐；龟年但能度词，不能制词。使与作乐、制词者同堂，吾知必居末席矣。事有极细而亦不可不严者，此类是也。

【译文】

填词作曲这类事，对文人们来说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。但是一个人如果能潜心地去做，比那帮只知道赛马比武、酗酒嫖妓的纨绔子弟，我想总还要好些吧。

孔老夫子曾说过：“难道没有下棋的人吗？他们干干这个，总比什么都不干要好吧！”下棋只是一种游戏方法，可也强于饱食终日、无所事事；填词作曲虽只能算是小事，难道还比不上下棋吗？我认为技艺本没有大小之分，贵在精通；才能也没有高低之别，贵在善用。如果一个人既精通又善于利用一件事，那么即使它是雕虫小技，也能助他成名的。不然的话，就算他胸有八斗之才、肚藏万卷之书，可做起文章来却只会抄袭前人的旧作，著出的书也只能用来盖盖瓮缶，就算再多的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不仅仅是文人们可以凭借精通填词作曲一事成名立世的，就是前朝的帝王，也有因沉溺于本朝的词曲而丧家误国的事例。下面就让我来谈谈这点。高则诚和王实甫等人都是元末的名士，除了填词作曲外，他们也没有其他的特殊成就。如果他们两人没有创作出《琵琶记》和《西厢记》两本书，那么随着时光流逝到今天，哪个还能知道他们的姓名呢？所以，高则诚、王实甫的名声能流传下来，全是因为他们创作了《琵琶记》和《西厢记》的缘故。

闲情偶寄

汤显祖是明朝的大才子，诗词文章和书简公文都写得不错，但家喻户晓、老少皆知的并不是这些，而是他创作的《还魂记》这一剧目。假如汤显祖没有写出《还魂记》，他当时可能就是可有可无的人了，更何况对后世人们来说呢？所以，汤显祖的名声能流传到今天，全是因为他写了《还魂记》的缘故。以上都是因填词作曲而成名的人的事例。

历代文学的兴盛，归功于它们有不同的体裁。“汉史”、“唐诗”、“宋文”、“元曲”，这些都是人们的俗话了。《汉书》和《史记》千古流芳，是伟大的不朽之作。唐代的诗人可说是人才济济，宋代则散文大家层出不穷。它们确实是可以与夏、商、周在文学方面相媲美的三个朝代。

元朝统一天下之后，不仅在政治、法律和礼乐等方面没有继承前代优良的传统，就是在语言文字、书籍绘画等小事上，也很少见到有发扬光大的痕迹。如果当时不是推崇词曲，写出了《琵琶记》、《西厢记》和《元人百种》等流传后世的剧本，那么在当今人们的眼里，元朝也许早就和五代、金、辽等朝代一样无声无息地消逝了，又怎么能够继承汉、唐、宋三朝遗风而为文人学士所提及呢？这是一个朝代的帝王和国家大事因为填词作曲而流传于世的实例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填词作曲并不是雕虫小技，而是和史书、传记、诗歌、散文等同源不同流的文体。近来，喜爱填词作曲并立志赶超元代之人或想与汤显祖并驾齐驱的人很多，但最终做成的

数量很少,而且没见到什么出类拔萃的作品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只是因为填词作曲一事,仅有前人的剧作可参照,却缺少前人总结出的写作方法作为指导。这样,众人就像都住在一间没有灯的暗室里,即使有眼睛也和瞎子一样,因此也就不会对他们找不到路、问不着人感到奇怪了。他们当中半途而废的很多,差一点便能成功却又在岔道上越走越远的人也不少。

我曾经十分奇怪:天地之间有一种文体,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写作规则,把它们记载在书本上,读起来时和老师在旁边一点一滴地教诲没什么分别。惟独填词作曲一事,人们不仅讲得非常不详细,并且好像故意放在一边不去讲解似的。对此我想了很久,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:

第一,填词作曲的规律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,总结起来十分不易。作者构思之时,神魂飞越云霄,如在梦中,不到完成全篇,是不能收回魂魄的。谈论真事十分容易,但要说解梦中的事就比较难了,不是不想说,而是没法说得出来。这样,就越来越奇异,越来越困难,实在是没法说出来的了。我在此所说的这些道理,都是关于最高的那种境界,并非填词作曲的每个阶段都应如此。但是,难道能因为说不出精妙之处,就连一些粗浅的道理也置之不谈了吗?

第二,填词作曲不拘定式,其规律变化无常,大家都说应当这样,实际却又不应该这样。比如说,生、旦的唱词,要写得庄重典雅;净、丑的唱词,却必须诙谐幽默,这都是一般的常规。可是,

忽然遇上一个风流放荡、落拓不羁的生角和旦角，反觉得庄雅不适合于他们；扮演迂腐执拗的净角和丑角，也忌讳诙谐可笑。像这样的种种情形，都很难有什么规律可循的。前人担心总结出一定规律后会误导一些拘泥守旧的人，所以宁愿让它空缺着，也不画蛇添足。这样，就可以说并不是仅仅词曲能随人物环境变化而变化，诗文书简莫不如此。难道按照陈规陋矩写出来的文章能够被人们所欣赏，并留传于后世吗？

第三，历史上有名的读书人，十分之九都是以诗辞歌赋见长的，靠填词作曲留传后世的还不到十分之一，也就是说成千上百个当中才能找出一个来。所以，凡是擅长填词作曲的人，都把创作的诀窍深藏在肚子里，千方百计地保密。他们认为：“这些方法

